劍 筴

劍筴第九卷標目

天棐篇 凡三十事 凡四十一條

輕呂劍

水心劍

石穴劍

竹王劍

林邑劍

爲天子鑄劍

劍決腹

劍碎狻猊

懐中劍

巨人劍

夢引劍

劍吼

擲劍

禱劍

目終

劍筴第九

明 海虞錢希言譔輯　臨川湯顯祖訂正　臨川吳之甲授鋟

天棐篇 棐輔也周書大誥之辭

董子曰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故受命之君天之所大顯也夫其窮祥極瑞應圖合牒不可殫書然未有無其德而有其事者又況劒爲神物耶非天命何以得之哉非天命何以得之哉昝

者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
乃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故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裁異而不稱休嘉聖人蓋
有深意存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稽古虞商以訖于僞漢緯是妖尤絕異
班班可考寧獨帝王貴天蓋將相后妃
皆然矣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詩曰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幾天棐

輕呂劒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十三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挑戰也）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戎車三百五十乘則士卒三萬六千三百五十人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商辛奔內登于廩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屏遮自障）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太白旗名揖召也揖諸侯共追紂也）商庶百姓咸

俟于郊（待文王于郊外也）群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諸侯賀武王也）武王荅拜先入適王所乃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輕呂劒名）折懸諸太白（斬絶其首）適二女之所乃既縊（二女妲己及嬖妾縊自縊也）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懸諸小白（玄鉞黑斧小白旗名也）乃出場于厥軍（場平治社以及宮微宜去者宜拾若居遷也）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以

前于王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叔振奏拜假群臣諸侯應拜假者也則曹叔振奏行也又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常車威儀車也三公夾衛王也泰顛閎夭皆執輕呂以奏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佐謂于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也羣臣畢從毛伯鄭奉明水衛叔傅禮羣臣盡從王而康叔相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贊佐采幣也倅王也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

也神祇天地也率天地則宗廟巳下瘞可知也明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言上天五帝皆知紂惡也周公再拜稽首乃出受天人命以改殷天明命王天口也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爲三監監殷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紂所拘囚者也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忽即括散之以施惠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于三巫鼎王者所傳寶三巫地名乃命閎天封比干之墓益其祿也乃

命宗祀崇賓饗禱之于軍宗祀主祀賓敬也饗祭前所禱之神乃班還鄗京也汲冢附書

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癸亥夜陳甲子朝誓也武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曰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武王嗟我友國冢君冢大也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師率卒率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叟髳微

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戈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盡家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棄其先祖肆祀不荅肆祭名荅問也昏棄其家國遺王父母弟不用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

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勉哉不過于四伐五伐七伐乃止齊焉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哉夫子尚桓桓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土禦彊謂禦彊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攝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云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

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

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玄鉞用鋏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史記

木心劍

束皙字廣微元城人漢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焉皙博學多聞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當今好學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晉武帝

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

覇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縁皆爲盛集帝大悦賜晳金五十斤晉書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荅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推之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晳進曰仲洽小生不足以知此

臣請說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淵而出奉水心劒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而左遷仲洽爲陽城令 續齊諧記

梁元帝玄覽賦 人腰水心之劒家給火畊之田

唐僧皎然詩 水心龍劒動地

胏雁山開

石穴劒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于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

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
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塲鹽水
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
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
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暝
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
朗廩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
死魂魄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

人祠焉後漢書

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曋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爲神于是相與一劒刺穴屋能着着者以爲廩君四姓莫着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爲船船畵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爲廩君務

相船又獨浮于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爲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爲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

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岍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如此奈何岍即爲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承廩君登之岍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筭皆著石

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遂繁秦
并天下以爲黔中郡及漢高祖更名其地
爲巴郡因賦斂之巴人呼賦爲賨因爲之
賨人焉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
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遷于漢中
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爲楊車巴
魏武帝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
武帝拜爲將軍遷于洛陽北復號之爲巴

氏李特子雄僭稱王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錄異記並見

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常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效但

捉鞭者一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北面
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
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
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于石穴約
能中者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
又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唯務相獨
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
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

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
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地晦暝積
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
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岈嶮曲其水
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之
上有平石方二尺五寸因立城其旁而居
之四姓臣之死精䰟化而爲白虎故巴氏
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祀鹽水即夷水也又

有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
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是陰石是對
陽石立名矣事旣鴻古難爲明徵水經注

竹王劒

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
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髮左衽隨
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周之季世楚威王遣
將軍莊蹻泝沅水出且蘭以伐夜郎植牂

牁繫船于是且蘭既尅夜郎又降而秦奪楚黔中地無路得反遂留王滇池蹻楚莊王苗裔也以繫船因名且蘭爲牂牁國分侯支黨傳數百年秦幷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漢興遂不賓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子浣于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閒推之不肯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以竹爲

姓捐所破竹於埜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羮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後漸驕恣晉常璩華陽國志

漢武帝時夜郎竹王神者名興初有女子浣於遯水見三節大竹流入足間推之不去聞其中有號聲持破之得一男兒及長有才武遂雄夷獠氏自立爲夜郎侯以竹

爲姓所破之竹棄之於野即生成林王嘗從人止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劒擊石泉便涌出今竹王水及破竹成林並存後漢使唐蒙開牂牁郡斬竹王首夷獠咸訴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太守吳霸以聞帝封三子爲侯死配食父廟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是其神也水經注異苑並見

謹按梁任昉述異記則云夜郎之先有女子浣紗忽見三節竹流入足閒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歸而養之及長有武略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元鼎六年征西南夷戕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以王印綬後卒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衆爲立廟今夜郎縣有竹王神是也其說與本文酈道元水經注畧同

林邑一劒

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稚夷奴也文爲奴時山澗牧羊于澗水中得兩鱧魚隱藏

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撿求文大慚懼起託
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
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鋏文入山中
就石治鋏鍛作兩刀舉刃向鄗因祝曰鱧
魚變化治石成刀斫石鄗破者是有靈神
文當治此為[illegible]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
靈進斫石鄗如龍淵干將之斬蘆臺縣是
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

孫知斷蛇之劍也雅豈[illegible]文達行商賈北
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
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甲經始
廟略王愛信之使爲將帥能得衆心文誑
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
無胤嗣文迎王子于外國海行取水置毒
椰子中飲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爲王取
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巳者取而納之

不從已者絕其飲食乃死 林邑記

爲天子鑄劍

漢太上皇微時常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澤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匕上皇息其旁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爲天子鑄劍愼勿泄言上皇謂爲戲言了亡疑色上曰今所鑄鋏鋼礪難

成若得翁腰間佩刀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爲輔佐以殲三猾水衰火盛此爲異兆也上皇曰予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水斷虬龍陸斷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鐫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祇歛鍔終爲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于鑪中俄而烟燄冲天日爲之晝晦及乎劒成

殺三牲以釁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逢一楚人于陌上授予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劒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長佩于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于琁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于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

曰霸金藏及諸宮百權自氣亦滅及惠帝
即位以此庫貯禁兵雖名曰霸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霸變化其途非冥會之感理故
雖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于已往讖歌
徵謠皆求徵于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騙
列矣覩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劾焉三
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爲陽數亦應
天地之德按鉤命決曰蕭何爲昴星精項

羽隤勝胡亥為二猾國為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王子年拾遺記

靈金內府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息其旁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劍慎勿言曰得公佩劍雜而治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鑪中劍

成後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泰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余云是殷時霧物工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于琟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霧金內府（三輔黃圖）

漢班固泗水亭錄

靈金曜楚火流烏飛

斬蛇劒

漢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蛇遂分為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故哭

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史記

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嫗爲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

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于是東游以猒之宋書符瑞志

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劒俱爲乘輿所珤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劒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宋書禮志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劒長七尺漢高祖爲

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琠劍捨舊劍而服之後漢之世唯聞高祖以所佩之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便謂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崔豹古今注

城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水上承濉水于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

上承淮水于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之瓠盧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灃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灃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即漢高祖斬蛇處也水經注

後漢班固高祖述 爰茲發跡斷蛇奮旅

神毋告符朱旗乃舉〔魏曹植漢高皇帝讚〕屯雲斬蛇靈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唐睿宗漢高祖讚〕赫赫漢祖應若興雲秦原鹿喪沛澤蛇分〔李白戰塲懷古詩〕赤精斬白帝叱咤入關中

謹按金樓子孝經援神契諸書載孔子夢三槐間豐沛市有赤𪊨起呼顏回子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為金上有文曰卯金刀後高祖起豐沛然則讖緯之說自古而然五百年王者興非聖人疇能知之乎

故劍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爲宦者丞坐論鬼薪輸掖庭後爲暴室嗇夫時宣帝養于掖庭號皇曾孫與廣漢同寺居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爲内者令歐侯氏子婦臨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許嗇夫有女乃置酒請之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

人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為介遂與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為皇后漢書

隋蕭后賦感懷舊之餘恩求故劒于宸

極

唐王昌齡詩一聞漢主思故劒使

妾長嗟萬古寃

管涔劒

前趙劉曜字永明元海族子也生而眉白

目有赤光鬚髯不過百餘根而皆長五尺

自以形質異衆恐不容于世隱迹管涔山

以琴書爲事嘗夜閒居有童子入跪曰管

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

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玉爲室背上有銘曰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靳準之難自長安赴之僭即皇帝位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並見

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注于河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

山重阜修巖有艸無木泉源道于南麓之下盖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屽連山聯峰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居于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爲五色也後曜遂爲胡王矣水經注

劒池上聳環珮音

劉元少與劉裕善而輕何無忌遂不相得去遊吳郡虎丘夜于劒池上聳環珮音一女子衣紫羅衣垂鈿帶謂元曰吳王愛女願來相訪元曰豈非韓重紫玉耶遂與元偕行謂元曰聞君與劉裕相得裕是王者然與何無忌不美此人恐爲君患若北仕魏朝官亦不減牧伯言訖不見乃在一

大陵松樹下去虎丘三里元乃仕魏官青州刺史（異苑）

夢授劒

梁簡文帝諱綱字世讃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被徵入朝未至而昭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擾道我以班劒授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立晉安王爲皇太子（金城）

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
容帝崩即皇帝位帝幼而聰睿六歲便能
屬文及長器宇寬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
若神方順豐下須鬢如畫直髮委地雙眉
翠色項毛左旋連錢入背手執玉如意不
相分辨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
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
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南史

袖劍詣丹丘

隋開元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絕李氏將興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願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公積德入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堯

所屬惟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
不復以世網累心倘或俯就公若不相持
於中原嘗爲其佐神堯曰先生安在曰隱
居鄠杜閒帝遂禰駕詣焉帝之來雖將不
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氷壺覩其
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于苦宇之下先
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
言曰吾久猒濁世汝䵤于時者顯允坊既殊

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叩冥徵謂鍾未運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臨雞鳧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越

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于越而愚于齊

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與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言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寤遣太宗鄭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神告錄）

夢天子殿劍

清河張詵貞元中以前王屋令調於有司忽夢一中使來召詵驚喜即命駕與中使

俱出出開遠門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咸再拜于前過二百里至一城輿馬人物諠譁然闐咽於路榥影四矗烟幕迤邐城之西北數里又有一城城外有被甲者數百羅立門之左右執戈戟列幡幟環衛甚嚴若王者居宮闕臺閣既峻且麗又至一門中使引入門內百餘人具務組列于庭儀甚謹肅又有一殿巋然瓊玉華耀塡

天子正殿殿左右有武士數十具甲倚劒立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見一人峩冠被衮龍衣凭玉几而坐其殿之東宇又有一冠裳者貌若婦人亦據玉几在殿之西宇有宮嬪數十列於前詵再拜舞蹈既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儀度如東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門及凡所經歷皆符所夢又天后祔葬詵所夢殿東宇下峩冠被衮龍衣

者乃高宗也其殿西宇下衣貌如婦人者乃天后也後數月因至長安有以歷代聖圖示詵者高宗及天后果夢中所見也宣室志

劒斫頸

太原王穆唐至德初爲魯炅部將于南陽戰敗單馬奔走穆形貌雄壯馬又奇大賊騎追之甚衆及以劒自後斫穆頸殪而隕

地脇骨俱斷惟喉尚連初冥然不自覺久
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恍旋覺
食漏遂以手力扶頭還附頸須臾復落悶
絕如初久之方穌截還是軍軍城尋爲賊
所圍稽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繞頭
有肉一指頭竟小偏是以稽名家子兼身
以王事差攝南陽令尋奏葉令歲餘還臨
汝令秩滿攝棗陽令卒于官〔廣異記〕

剱決腹

肅宗在東都為李林甫所搆勢幾危者數矣亡何鬚髮斑白常早朝上上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幸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為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動上念上

即詔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子女頎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下還奏曰臣它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皆囂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乃以賜太子而章敬吴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厭不寤吟呼若有痛若氣

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
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
遽秉燭視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手按
其左脇曰妾向夢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
甲而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
左脇劍決而入痛殆不可忍及今尚未之
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綖而赤者
存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

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年弱皇孫龍體未舒負嫗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進見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嫗叩頭具服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于是以太子進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上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哉與太

子飲樂焉柳氏舊聞

劍碎猰㺄

朱泚之亂唐德宗將幸奉天自攜火精劍出內殿因歎曰千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劍所檻上鐵猰㺄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猰㺄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杖上數尺光明即火精劍也杜陽雜編

懷中劍

湯氏子者其父爲樂平尉令李氏臟亟望族素輕易恒以吳人抑侮尉尉不能堪某與其兄詣令紛爭令格罵叱左右曳下將加捶楚某懷中有劍直前刺令中胸不深數日死令家人亦擊某繫于獄州斷刑當決殺將入市顦悴容有善相者云少年有五品相必當不死若死吾不相人矣施刑

之人加之以繩決畢氣絕牽曳就獄至夕乃蘇獄卒白官官令卒以繩縊絕其夕三更復蘇卒又縊之及明復蘇獄官以白刺史舉州歎異而限法不可呼其父令自斃之又於州門對衆縊絕刺史哀其終命家收之及將殯復活因葬空櫬養之閭家久之無恙乾元中爲全椒令卒【野史】

巨人劍

甯勉者雲中人也年少有剛勇氣善騎射能以力格猛獸不用兵仗北都守建其勇署爲衙將後以兵士千人軍于飛狐城時薊門帥驕悍弃天違法反書聞闕下唐文宗皇帝詔北都守攻其南詔未至而薊門兵夜侵飛狐鉦鼓震地飛狐人恟然不自安甯勉憂甚而策未有所決忽有謀者告曰賊盡潰矣有棄甲在城下願取之勉即

登城亘望見星月明朗有賊兵馳走顛躓者不可數若有大兵擊其後勉大喜開邑門縱兵逐之生禽卒數千人得其遺甲甚多先是勉好浮屠氏常誦佛書金剛經既敗薊師禽其虜以訊焉虜曰向者望見城上有巨人數百俱長三丈餘雄猛可懼怒目呿吻袒肱執劒薊人見之盡慄然汗慄即馳走遠避又安有闘心乎勉始悟巨人

乃金剛也益自奇之勉累官至御史中丞後爲清塞副使也〔宣室志〕

夢引劒

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二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爲人引劒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堦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南唐近事〕

劒吼

梁朝將戴思遠任浮陽日有部曲毛璋爲性輕悍常與數十卒追捕盜賊還宿于逆旅毛枕劍而寢夜分其劍忽大吼躍出鞘外從卒聞者愕然驚異毛亦神之乃持呪曰某若異日有此山河爾當更鳴躍否則已毛復寢未熟劍吼躍如初毛深自負之其後戴離鎮毛請留戴從之未幾毛以州歸命于唐莊宗莊宗以毛爲其州刺史後

擲劍

偽蜀有趙溫圭善袁許術占人哉祥無不神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事蜀先主累有軍功為性凶悍至後主時為一二貴人擠抑久沉下位王深銜之嘗一日于朝逢趙公見之驚愕乃屏人告之曰今日見君面有殺氣懷刃欲行陰謀但君將來當

爲三任郡守一任浙制置遲晚達不宜害人以取殃禍于大駭乃于竹中探一七首擲地拜辭而退于尋爲郡遷秦州節度蜀亡老于咸陽

禱劒

任晉朝丞相趙鑒不衣時常以窮通之分禱于華岳廟是夜夢神遺以一筆一劒既而上殿廊廟再擁節旄

劒不死

燕之舊將周歸祐燕門更變之際以劒往心刃自背出而不死奔于梁爲騎將之先鋒焉十五年夾河百戰通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於獵場擒地而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守後竟死于牖下

劒生兒

李顯忠之生其母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旁則生已而果生顯忠立于蓐人以為異

劍墜地

廣南漢主劉隱乃次室段氏所生初長母韋氏居家甚妬聞產隱仗劍于門令抱來將殺之家人不敢匿及見劍墜于地跽而接之曰此我家之璋三日段氏亡韋鞠為

已子後爲後漢高祖[redacted]

夢得廉頗劒

壽春屠者鄭就家至貧嘗夢一人自稱廉頗謂已曰可于屋東掘地取吾珽劒當令汝富然不得改舊業就如其言果獲之踰年遂富後泄其事于是失劒 稽神錄

憂劒

彭城劉載之儒家子修辭學外常事北極

香火不懈歿陷長安在宣揚里爲寇所虜力役勞苦之事素非所能稍或遲舒必承之以劒性命憂迫在乎頃刻而密誦神呪以求其祐是夕有一人如軍士之飾引其手若騰躍于空中良久覆地是夕月光如晝但見山門參差泉聲流激巳在巨石之上驚異之際有村童前引入洞府中宮闕深巖層城煥麗金樓玉堂奇翁珍木周還

數十里有謁者乎劉褒袖云大帝君令於寰宇憩息俄賜酒饌仙果二仙官與之宴飲頃之得朝謁大帝叩頭謝恩于闕下命二童送之食頃已達泗州【道教靈驗錄】

星倚劍

僞吳鄂帥王璵少爲小將從軍圍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且有流星墜地能避之當至將相明日衆軍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璵

仗劒倚柵木而督戰俄有大石正中其柵
木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無傷因歎
曰流星正爾邪由是自負卒至大官
王興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
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與扶歸
營臥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疾
[illegible][illegible]州衙門仗劒驅士卒登城城上機
石發中譙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與不傷

莫不畏之而虐害

礪刃無所傷

成都府廣都縣人陳微自少年嘗誦金剛經與胥姓馬者有隙一旦事故亡匿馬生揚言欲追捕之陳乃礪一匕首行坐相隨儻遇馬生必能刺之誓不受其靴鍒或一日行於村路蓊薈間馬胥伏而掩之陳抽刀一揮馬生仰倒由是獲脫至前方悟手

之所揮乃刀斮及歸所匿處刀刃宛在本
不偕行馬脊亦無所傷何其異也北夢瑣言

夢劍

李徵古宜春人也少時賤游嘗宿同郡潘
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
劍戟儀衛隊約二百人或坐或立且云太
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於潘曰
此客非常人也妻來晨略見餞酒一鍾贈

之金扼腕曰郎君他日富貴愼勿相忘李不可知也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除本州刺史離闕日元宗賜內庫酒二百瓶南唐近事